

文坛观察

新时代呼唤新工业诗歌写作崛起

周思明

何为“新工业诗歌”?笔者认为,它伴随着中国进入工业革命以及科技创新的兴起,赋予诗歌以新的特质,写作者以当下中国城市工业发展为题材和切入点。龙小龙组诗《新工业叙事》和王二冬组诗《快递中国》等作品,可谓新工业诗歌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新工业诗歌的特质,表现了写作者对工业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了最早的自觉,折射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风采。

此前,作为新工业诗歌的前身,打工诗歌的存在形态却不是这样。当然,打工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重要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底层色彩。即使在低俗化思潮的冲击下,打工诗歌仍然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着。但如果严格地审视,打工诗歌整体上仍是平民化、粗加工,缺少新工业诗

歌的文化自觉和“新工业”气质。新工业诗歌对汉诗传统有着自觉的承接和发展,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新工业诗歌写作者在整体的浓郁情感氛围中,凸显了对时代的新感觉,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新工业时代的诗意表达——原生态的词语塑造与抒情能力,以及对新工业时空的诗意结构能力。其中一些抒情诗,还汲取了现代“智性诗歌”的有益成分,运用曲折复杂的现代修辞技艺,以及对生命体验的多方面吟述,避开了以往抒情诗中的滥情易感,缺乏本真细节经验等险境,进而获得新工业诗歌的旺盛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南方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打工潮,某种意义上是新工业诗歌诞生的土壤和基础。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着一种“底层书写”性质,传达打工者不加伪饰的心声,是一种原生态的诗歌抒写。打工诗歌是底层打工者本身的

自写创作,其价值不在于它达到了怎样的审美高度,它之所以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是因为它让萎靡的诗坛透露了一丝光亮,人们欣喜地发现,原来诗歌并不是没有希望、缺乏力量的,它可以像野草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可以肯定的是,在此类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描写打工者或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起初多为流水线生活的记录,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新工业诗歌与打工诗歌的不同在于,前者所具有的“新”的意义,为基层一线的劳动者提升和拓展文学表现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使得原来的打工文学由卑微、尴尬、对抗的“卑贱意识”向阳光、和谐、尊重的“高贵意识”转变,更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而做出有意义的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它提醒底层诗人们,面对公众读者的阅读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大趋势,需要刷新自我,将

人性的真、善、美更好地发掘出来、书写出来;他们需要从单一的、浅层的、粗鄙的“怨恨情绪”“狂吐苦水”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真正将自我从先前的打工文学偏狭格局中解放出来,向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境界挺进。换言之,身居现代城市基层的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们,需要在精神向度与审美向度上有较大提升,实现自身的审美文化蝶变,使新工业诗歌真正成为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样板。

新工业诗歌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通过自我特质的张扬,影响广大务工群体,实现自我心灵与命运的救赎。新工业诗歌写作者追求能使人变得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性进行简化和粗化。新工业诗人是思考者,他们追求艺术精湛,也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思考自身的生存发展,也背负民族国家的希望;他们为自我遭遇的不平呐喊,也为

城市新工业的成长助力;他们敢恨敢爱,也敢想敢做;他们为企业和面包打工,同时也为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奋争;他们渴望生存的权利,更力争自己的文化权利。

诗歌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乎心灵的艺术。新工业诗歌也好,打工诗歌也好,包括其他诗歌类型,最终还要摘除掉它们的标签,只剩下“诗歌”二字。所以,价值和魅力才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业诗歌写作的重要使命和本质要求,决定了这类诗歌写作范式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作为新时代诗坛不可或缺的生力军,理应具备勇攀高峰的勇气和信心,要保持和发扬劳动者文学的原生态、自然性、大众化风格,让这一诗歌流派真正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宏阔起来。

尧山璧

长篇纪实文学《熔炉》,是王金平历时三年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通过梳理翔实的资料,并以小说式的写作方法再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浆水办学、战斗和生活的历史。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在敌后办学,所谓敌后就是敌占区,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大总校及当地广大军民在这里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全书内容全面且非常细致,其中的正规化建校、抗大五周年纪念活动、反扫荡、人物事迹都描写到位,是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史上的百科全书。本书在研究抗大总校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研究红色文化、激发人们爱国情怀的重要书目,是河北纪实文学在红色文化书写方面重要的收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传承我们的红色精神。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熔炉》是在深层次上阐述人民性,这是非常难得的。作者耗时几年完成这部作品,也体现了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使命感,这种写作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历史云谲波诡,中国革命不是单调和简单的过程,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远比与敌人面对面的搏杀更为曲折,更考验革命者的智勇心力。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也不会忘记抗大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抗大造就的抗日干部,抱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着民族解放抗战到底的坚定爱国主义理想,是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伟大的政治基础,也是抗大精神的魂之所在。抗大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座“战火中的大学”“越抗越大”,培养出成千上万优秀的指战员,他们先后奔赴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进行斗争,让敌人闻风丧胆,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作品深度融合,既反映抗大总校真实的历史,如何创造条件,如何言传身教,如何与日军进行斗争,如何帮助地方加强根据地建设,再现历史细节,同时也将历史发生地人民群众的状态和丰富的底蕴鲜活地挖掘了出来。

《熔炉》是一部真实再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优秀作品。作品将读者带入抗大总校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战斗场景中,领悟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国家情怀,从而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以及初心的理解。《熔炉》的创作有三点值得称道:第一,展现出抗大总校敌后办学的复杂。作品不仅将抗大总校办学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而且从敌我多方态势等方面写出了抗战历史的极端复杂性。如,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拉网大扫荡”,围剿抗大总校,为减少伤亡,避免与敌人主力硬拼,抗大总校化整为零,突围转移,还在驻地组成游击小组,协助水民兵一起进行反击;抗大总校的师生,在晋冀边陲与敌人周旋,边战斗边学习。第二,塑造出英雄的群体。作者通过人物访谈及查阅资料,挖掘了大量历史细节,塑造了一些英雄群体,整合成一个英雄故事。正是有了这些性格鲜明、敢于拼搏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抗大总校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办学才如此可歌可泣,历久弥新。第三,全书还揭示了人民的力量。抗大总校在浆水办学期间,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抗大师生腾出房屋、划出山场,缴纳公粮,给抗大干部代养子女,为保护抗大学员,在日本鬼子面前视死如归。人民是苦难的承受者,也是革命的力量源泉。

《熔炉》是一部荡涤心灵的力作,给人以深深的感动。这本书展现了由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迸发出的光芒和这种光芒燃烧铸造的忠诚、坚韧、大无畏,展现出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可以说,贯穿这部作品的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所放射的璀璨光芒,是当代人心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抗大师生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大家自己动手筑校舍,背柴火,开荒种地,大地当课堂,膝盖当课桌。虽然学习、生活非常艰苦,但广大青年有理想,有目标,受远大的革命志向和崇高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抗大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愉快向上的欢乐气氛。正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学员们磨炼了革命意志,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书中铁骨铮铮的抗大师生、抗日军民让人十分动容,人物的刻画非常精彩。

全书文字富于诗意,细节描写非常到位。采取浮雕式的写法塑造人物,使作品更立体、透彻,也使历史更有温度。作品选择了本土化叙述方式来书写抗大的光荣传统,把抗大精神永远铭刻,使之激励我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抗大精神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抗战烽火中铸就精神丰碑

评王金平纪实文学《熔炉》

在诚意与敬畏的相遇中叙写情致 ——评《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田悦芳

巴金的文学独特性是被广泛认可的。因此,面对巴金的创作艺术,如何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品评中呈现洞见、彰显个性,往往考验着研究者的审美力和思想力。在巴金研究领域深耕数年的刘福泉教授和王新玲教授合著的《巴金创作艺术探究》,便是这样一部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荡漾着文学感悟的专著,字里行间渗透着“批评的体温”。他们在诚意与敬畏的相遇中叙写情致,为读者理解巴金、走近巴金提供了一条心灵通道。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是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共同策划的“巴金研究丛书”系列之一,该书目前已出版21部,其学术性、知识性和史料性都属当下巴金研究成果

中的精品。该著以巴金创作艺术为研究中心,把其散文创作艺术和小说创作艺术作为并置的双峰,不再拘囿于对散文与小说的比较研究这一繁难之举。这使全书体现出简明、精巧的研究架构,透露出平实而清朗的学术诚意,建构起巴金创作上各具特色的两种艺术空间。

该著艺术分析精致,体现出“至敬无文”的境界。首先,关于巴金散文创作艺术的研究,先从总体上进行综论,然后分别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美学内涵、无技巧理论、修辞艺术、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等角度进行分论;再结合《随想录》的开头艺术、怀人散文的真情、同仁散文的倾向性、早期散文的意象特色等特定创作向度进行挖掘,把巴金散文艺术的共性分析与单篇散文的艺术得失融合研究,凸显巴金

散文在题材选择、境界构建、叙述安排等方面自成一家的独特性。其次,关于巴金小说创作艺术的研究,虽不似散文艺术研究那般细腻翔实,但更注重以点带面呈现研究心得。该部分的巴金小说创作艺术分析,分别针对不同的作品选取了人物塑造、文化分析、接受研究、影视改编等角度来展开,虽然研究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所涉及的作品分析却有着“片面的深刻”,加之著者的观点明确,分析简练,所评析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显示出较开阔的视野,不失为一部很有特色的专著。

论析语言流畅而精细,对单部作品的分析细致而精到,整体研究的格局显得格外精湛。比如,“读他的散文,自然流畅,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于平淡中见文采,浅显处出意

境,自然中见严谨,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在这里,著者采用充满人情与感性的文字论析了巴金散文的温润豁达,读来确能引发读者对巴老开阔、平和、真诚的人格深深感佩,对其散文艺术的认同感油然而生。又如对巴金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著者既揭示出了人性的“光”,同时也把它由“暗处”折射出来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挖掘,于是人物分析的效果更有震撼性,客观上也体现出了巴金小说创作艺术的独特之处。

相比较而言,该著在巴金散文创作艺术与小说创作艺术两个方面的研究略欠均衡,前者更显丰富扎实。著者对巴金发表于1921年的散文《可爱的人》到1999年未完稿的最后—篇散文《怀念报群》,以及第一部散文集《海行杂记》到最后的散

文集《再思录》,都有比较深入的论析,且多有亮点。而该著关于巴金小说创作艺术的探究,略显单薄,仍有进一步展开研究的空间。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是一部凝结了著者多年学术精华与研究心得的精心之作。著者是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调中,感念着巴金那穿越时光而来的温情与大爱,饱蕴诚意、充满敬畏,在诚意与敬畏的相遇中叙写情致,完成了对巴金创作艺术的探究。对于巴金来说,热情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一个真实的人;对于巴金创作艺术的探究来说,著者已把云与火交织融合在一起,用温情与感悟映照出巴金心灵深处的光辉,赞颂冲破时代桎梏的力量,驱除奋斗征途的阴影,向人们散播一种温暖而坚定的信念。

慷慨悲歌的英雄传奇 ——评张俊山长篇小说《衣钵》

郭宝亮

第一次见到俊山兄是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质朴、实在、很有亲和力。后来,见面多了,也知道了他的不少“秘密”:他虽然是“个管文艺的官”,但却酷爱文学,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攀岩世家》、散文集《乡村情感》、诗集《张俊山短诗选》以及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是个地地道道的内行领导。

记得是2010年的一天,俊山兄寄给我一份他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衣钵》的打印稿,希望我提出修改意见。我认真地阅读了原稿,感到这是一部比较厚重大气的作品,于是郑重地提了好几条意见,写在打印稿上。未曾想,还未等到作品出版,噩耗传来,俊山兄于2012年8月因病不幸辞世,他的这部作品似乎也胎死腹中了,令人感到万分悲伤和遗憾。

2019年年末的一天,俊山兄的夫人田春秀女士和女儿张蕾女士找到了我,想要将这部《衣钵》修改出版,希望我给其作个序,我当然义不容辞,同时也很欣喜俊山兄的这部遗作终于要出版了。于是,我

再一次阅读了小说,借此机会,谈谈对这部作品的粗浅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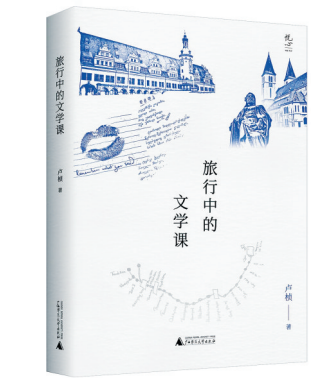
《衣钵》从2005年开始创作,2009年完成初稿,2010年修改完成第二稿,前后历时五年,是一部大气磅礴、充满正气的作品。小说以太行山腹地的十八盘村为基点,记述了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并陞、赞皇、元氏、栾城等地人民群众和八路军联合起来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故事。十八盘村的高德显家与何玉棠家,还有元氏南佐镇的刘融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他们既是儿女亲家又互有龃龉,但在抗日救亡的大局下,他们相互影响,互为犄角,团结乡亲们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得到了八路军太行一分区和县政府的表彰。小说描写了大大小小七次战役:八路军强攻南佐镇,九龙关伏击战,白城口桃花垱战役,帽山垱战役,智取豆娘大炮楼,偷袭豆娘火车站,龙凤山阵地战。这些战役或输或赢,但都异常惨烈。血战南佐一役伤亡惨重,帽山垱战役损兵折将,然而,我军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腊月初八,十八盘村的十好汉火烧白城口侯记草料行,砸了日军的盐店,沉

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侵略者仇恨在心,在除夕之夜包围了十八盘村,幸好柳细腰机灵,被抓前摔破灯笼,燃起大火,烧退了日本侵略者。小说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如英勇顽强的八路军独立营营长高长英,机智勇敢的打铁匠刘黑牛,儒雅多智的说书匠刘黑丑,美丽娴静大胆心细的妇女主任刘凤阁;另外,林成、六指、柳细腰、捞鱼鹤、犟牛眼、陈元、敖敖等形象也都栩栩如生。

当然,《衣钵》的主要着力点不完全在于对战争过程的表面描绘上,而是加大了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小说将对战争的描写镶嵌在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上,旨在表现战争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毁灭以及对美好人性的摧残。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十八盘村民对生活的热爱。十八盘村人杰地灵,山姿水色秀丽,人文底蕴深厚,明代清官海瑞曾路过此地,留下墨宝,后人建了海瑞祠。之后,高何两家在此安营扎寨,繁衍子孙,安居乐业。即便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十八盘人也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比如,逢年过节,刘黑丑的书场照开,高德显家还是要三十亩坪摆“八卦黄河阵”,何玉棠家也要在十八盘盘道上点“火龙

盘山灯”。然而,战争使得这一切成为泡影,日本人甚至利用十八盘村人“狂欢”的机会进行偷袭。高家利用“战余”时间,给在八路军独立营当营长的儿子高长英娶亲,洞房花烛夜,高长英却因为对那喜庆的“红色”的恐惧而逃回部队,把新婚妻子何灵芝独自扔在了婚房。这一看似不合情理的描写,实际上真实表现了战争导致的“血色”恐惧症的严重后果。小说的结尾,高长英与日军队长井上岩全被炮声震聋了耳朵,被强制送去疗伤,正是作者对战争的反思;战争尽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从人类的意义上看,战争面前没有赢家,无论输赢都是人类的悲剧。

《衣钵》在艺术上也颇具匠心。小说中插入的刘黑丑说《三国》的描写,占有大量篇幅,像“孟德献刀”“煮酒论英雄”“称衡击鼓骂曹”等,联通了传统文化与所叙现实的关节,使得小说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三国演义》传达出的智、信、忠、义、勇等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正是十八盘军民所继承的“衣钵”。小说在结构上分为日、月两部,用风、雨、雷、水、火等自然现象与人间百态紧密相连,将人物的生存状态隐于山水的形态当中,小说特别注意了对石家庄地区文化名



刘敬

在《旅行中的文学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作者卢植看来,文学旅行就是以文学朝圣为动机,围绕作家文学发生地开展的游览活动,而“抵达现场就是旅行的全部意义”。只有抵达,才能在亲手抚摸文人墓碑的“再没有更近的接近”中,听到内心深藏的声音,享受灵魂与先贤的对话。

始于风景 止于诗心 ——读《旅行中的文学课》

纵观全书,在“文学旅行”的主题下,全部作品分作“欧陆光影”“亚非土地”“南美天空”三辑,作者以虔诚而执着的心,以丰沛而细腻的情感,以诗意而灵动的文笔,记录并再现了自己在世界各国探访文人故里、拜谒作家墓地、追慕文学传说、游览文学博物馆,以及亲身体验一些国家特色“文学之旅”的感悟与思考。换言之,作者希冀并践行的是“始于风景,止于诗心”的抵达,是探寻,是聆听,是怀想,是在雨果、略萨、王尔德、普希金等几十位大文豪、大诗人的故居、家乡、墓地及纪念馆、博物馆等处,做一回他们的学生——那一堂堂文学课,无声胜有声。捧读此书,眼前那一朵朵文字与旅行融汇碰撞出的思想之花次第绽放,馨香

暗溢,明丽幽婉,伴随着一颗颗怦然跳动的朝圣之心,重回文学发生现场,去发掘并感受大师们的别样情怀、百味人生……

与书名的“一本正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节节“文学课”之名的别具匠心,诸如“尤利西斯在脚下生根发芽”“疯子才不懂的黑”“查令十字路84号的‘二情书’”等。但作者却非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往往是潜心读完全篇,回头细一思量,那标题的前卫精妙与切中肯綮,豁然显现,令人叹服。的确,作者崇尚的是文学旅行中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是独特的细节经验,是精神地理的越来越丰富,从而愈加接近文学作品的真实,以“激发我们重新在现实中的审视经典文学,甚至产生一种亲历经典诞生过程

的鲜活感受”。譬如,他认为“读雪莱的诗最好结合雪莱的传记一起来看,就此你便能理解此岸的诗人行徐志摩为什么将雪莱的诗视为圭臬”,在对比中,赞誉两位诗人是隔空对唱的“此岸之黄鹂与彼岸之云雀”,那向日而生的炽烈生命,则如伊卡洛斯的翅膀。

作者坦言,抵达是一种仪式,抵达的目的是召唤既往的阅读体验,鞭策我们在精神腾跃之后探秘新的王国,无论是雨果的中国梦,还是那家名叫浮士德的餐厅,抑或是哈菲兹的夜莺……每一次抵达,每一次瞻仰,每一次思索,都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文学、解读作家,也都是从地理、历史层面解读文学、解读作家。我们不得不感慨,那些跨越时空而来的文豪们,是目光

穿透岁月、讽喻世情人性、预言社会发展的最敬业、最优秀,也是最富于诗意的想象的“精神导游”。

同许多文朋诗友一样,对那种“文不够,图来凑”的书籍版本,笔者向来不屑一顾。然而,此书中的摄影插图,却截然不同,且不可或缺,即便是一块铭牌、一尊雕像、一根手杖,都是作者在朝圣之心的驱使下,复以一个文学院教授的眼光拍摄的。尤其是部分照片的获得殊为不易,无缘得见原物的读者眼界大开,遐思联翩。而照片与文字,每每相得益彰,便会引领我们穿越万重山水,轻拂时光尘埃,来到文豪的身边,亲聆先贤大师的教诲,由此,“我们对美的感悟愈发敏感,我们的视野则向光明和开阔延伸”。